



「碁人弈事——古代圍棋文化」 展覽概述

■ 蔡君彝

圍棋，不僅是歷代文人雅士鍾愛的琴棋書畫「四藝」之一，更是一種流轉於宮廷、寺院、閨閣與街巷的文化記憶。這項古老的益智活動，源於華夏上層社會，歷經千年傳播至東亞民間，至今仍在全世界體壇與數位及動漫世界中展現旺盛生命力。本次展覽特以「碁人弈事」為題，取古代圍棋別稱「碁」、「弈」之意，從不同人物視角與歷史場景，娓娓道來一段段與圍棋相遇的「奇人逸事」。透過六十餘組珍藏於本院、國家圖書館及臺灣棋壇的書畫、古籍文獻與器物，我們看見帝王將相在棋局中運籌帷幄，文人雅士藉手談抒發感懷，僧侶神仙於對弈間參悟生死，仕女閨秀在棋盤上消磨時光。我們也介紹多樣的棋譜與棋具（圖1、2），並呈現六博（圖3）、雙陸（圖4）、象棋（圖5）等古代遊戲的文化面貌，展現古人生活中的智慧與情趣。「臺灣棋壇風雲」單元則聚焦當代臺灣棋士如何登上國際舞臺，續寫屬於臺灣的「碁人弈事」。本文將依次介紹古代各個社會階層與性別的棋手以及重點選件，打開圍棋這扇了解東亞休閒生活與社會文化的重要視窗。

帝王將相

圍棋，最初是模擬戰爭形式而發明的遊戲。因為可以鍛鍊心智與謀略，自古以來就是貴族與將官鍾愛的益智活動。展覽的第一單元，以歷代愛下棋的帝王將相拉開序幕，透過〈明皇會棋圖〉、〈宋太祖坐像〉、〈明太祖御筆〉等作品，帶出唐、宋、明代等歷代皇帝與使節訪賓、賢達功臣對弈的故事，除了展現圍棋在歷代宮廷的流行情形，也略敘統治者的政策對當朝圍棋風氣的影響，側寫王侯將相下棋時，用山岳湖樓當賭注的豪賭風氣。更展出琳瑯滿目的清宮棋具，體現皇室生活美學及精緻多元的圍棋物質文化。

在歷代諸帝王中，唐玄宗（唐明皇，712-756 在位）無疑是將圍棋推向政治與文化高峰的代表人物。他不僅以棋為樂，更將其納入宮廷制度與外交實踐之中。透過〈明皇會棋圖〉（圖 6-1）等歷史畫作，我們得以一窺這位傳奇皇帝如何親身實踐棋道，也從中看見帝王心性的光輝與陰影。

唐玄宗是唐代在位最久、最具傳奇色彩的皇帝之一。他上任後的前三十年，政治清明、藝文蓬勃，被譽為「開元盛世」，為中國王朝



圖 1 a. 清 粉晶 圍棋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 000131
b. 清 紫晶與煙晶圍棋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 000132



圖 2 清 碧色、藍色玻璃棋子附黑漆描金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 001677



圖 3 東漢 四川新津崖墓石函鼓琴六博畫像石 拓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拓 000427

治理與文化繁榮的典範。除了獎掖藝文，這位熱愛下棋的皇帝對推廣圍棋也不遺餘力。據說，玄宗在登基前便曾數度與日本遣唐僧辨正（活動於八世紀）切磋棋藝，上任後更在翰林院下設置「棋待詔」的圍棋官職，延攬各方圍棋好手入宮、專供皇帝召用，把圍棋推向了高峰。當時的知名棋手王積薪（活動於八世紀）即為玄宗朝的棋待詔。

玄宗對圍棋的愛好，從院藏五代南唐周文

矩（約907-975）畫〈明皇會棋圖〉卷可見一斑。本作舊傳周文矩所繪，實與元代任仁發（1254-1327）畫風更接近。畫中玄宗端坐於龍椅上，身旁有一方尚未落子的棋枰，似乎正等待著棋友的到來（圖6-2），而坐於皇帝左前方的僧人，經學者考辨，正是前述的日僧辨正。畫面不遠處亦可見身著丑角裝的優人與由侍者持拿的馬球棍，點出玄宗下棋、看戲、打球等多樣的娛樂喜好。



圖 4-1 傳唐 周昉 內人雙陸圖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980



圖 4-2 傳唐 周昉 內人雙陸圖 卷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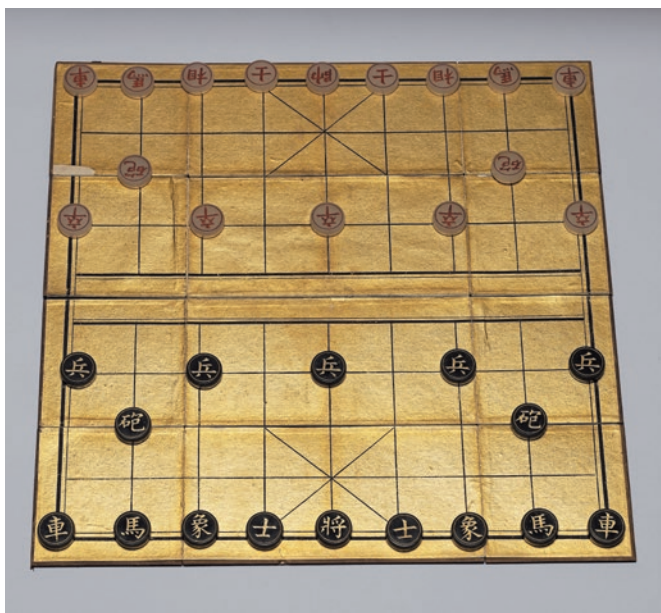


圖 5 清 郎世寧 畫象棋盤暨玉象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6246



圖 6-1 傳五代南唐 周文矩 明皇會棋圖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981



圖 6-2 傳五代南唐 周文矩 明皇會棋圖 卷 局部 日僧辨正(左)、唐玄宗(中)與優人(右)

玄宗晚年因為縱情逸樂、寵信愛妃、不問政事，導致權臣專政、國力衰敗。相傳玄宗某次快輸棋時，他的寵妃楊玉環（719-756）曾急中生智，故意讓愛犬跳上棋盤擾局，替夫君解圍。畫面左上方乾隆皇帝（1736-1795 在位）1790 年的題詩（圖 6-3），便引用了這則典故，寫道：「明皇遺事寫南唐。裸列朝簪緇與黃。棋局當前未著子。如何布置且思量。放狗亂局傳雜俎。妃廁親王太不倫。善諱白詩猶厚道。良家女選入宮嬪。」對玄宗「沉迷享樂、荒淫誤國」提出批評，隱然透露了後世對帝王逸樂與政治失衡的省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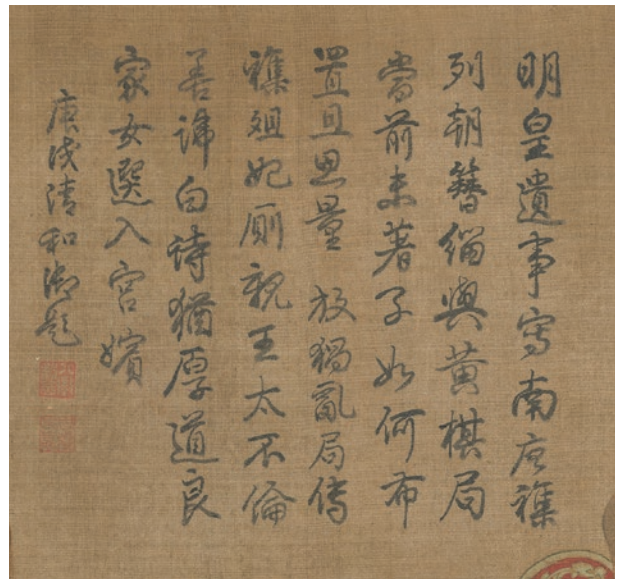


圖 6-3 傳五代南唐 周文矩 明皇會棋圖 卷 局部 乾隆題畫詩



圖7 明 黃彪 香山九老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6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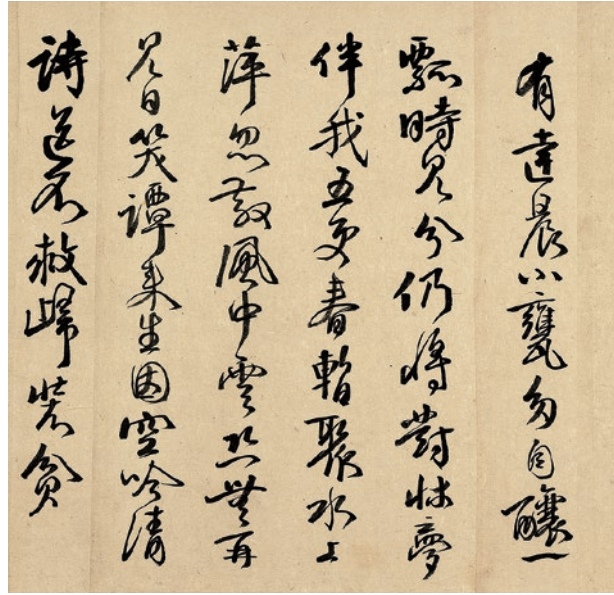


圖8 清 錢澧 雜錄蘇詩卷妙蹟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書 000179

文人雅士

相較於帝王將相在棋局中運籌帷幄、演練權謀，文人雅士則憑藉圍棋表彰身分、抒發感懷。圍棋從唐代起成為文人琴棋書畫「四藝」之一，與文人世界密不可分。它是文人交流情誼的重要媒介，所以在雅集圖像中，都有對弈的場景。它也是令人著迷的消遣，歷代為棋廢寢忘食，甚至以字畫、茶墨為賭資的「雅賭」，屢見不鮮。它更是抒發感懷的載體，透過棋局的寫作，紀念相知相契的友誼，抒發挫折下的豁達心境，詠嘆政局動盪與人生無常。透過古人描繪棋局的字與畫，我們彷彿也能走進他們的世界，感受群聚對弈的快樂與落子之間的情思。

唐代詩人白居易（772-846）便是此中翹楚。他晚年與八位高齡名士在洛陽香山組成詩社，世稱「香山九老」，圍棋便是他們雅集時不可或缺的活動。明代蘇州畫家黃彪（1522-1594 以後）臨摹當地流傳的宋版九老圖所繪的〈香山

九老圖〉（圖7）即描繪了這些耆老於松林花間對弈賦詩、載舞戴花的風雅生活。畫中白居易與劉真（759-845?）對坐於棋盤前，棋道之樂躍然紙上。

圍棋不僅是文人閒暇時的消遣，更是他們情感交流的媒介。北宋文壇巨擘蘇軾（1037-1101），在政治失意、貶謫海南之際，與地方官張中（生卒年不詳）結為棋友。兩人徹夜對弈、借棋遣懷。當張中因庇護蘇軾而罷官，蘇軾以詩贈別，詩意真摯動人。清代書法家錢澧（1740-1795）所臨摹的這首贈詩，見證了文人棋局中所蘊藏的義氣與情誼（圖8）。

圍棋除了映照謫居患難時的真摯友情，棋局變幻莫測的特性，也常被拿來比喻時政。在唐代詩人杜甫（712-770）感嘆國家動盪之名作〈秋興八首〉的第四首中，便有：「聞道長安似弈碁。百年世事不勝悲。」的詩句，以「對局」暗喻政局之混亂，抒發憂國憂民之情。杜甫的

錢南園雜錄蘇詩

始經曲阿

虞人北共招，欲往畏簡書。
穆生羞醴酒，先見我不如。
江左古弱國，強臣擅天綱。
炯明隨詩酒，遂與功名疎。
我生值良時，未全義氣當。
紆天命，適如此，幸收厝。

桑仔獨有愧此翁 蘇經曲阿脫心案

送昌化軍使張中 八句

孤生知永棄，末路嗟長下 接勒字

勤久安僣了，陋日与雕。
題親海國此奇去官居我
東鄰外，海無層層有樹。

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
峽宋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
塞上風雲接地陰。
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
繫故園心。名不虛傳，惟

聞道長安不似，突唇百
幸且事不勝也，王侯不宅
皆新主，文武衣冠實昔
時。直北闕山金鼓振，河西
車馬羽書通。魚龍寂寞
空秋江，冷故國，予居有
所思。

圖9 明文徵明 溪山高逸圖 卷 題跋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051

詩，深為後世書家所推崇。明代書畫巨擘文徵明（1470-1559）晚年描繪深山溪畔隱逸生活的畫作〈溪山高逸圖〉卷上，便錄有此詩（圖9）。值得一提的是，文徵明不僅以書法詠棋，亦曾

因賭棋敗給弟子，而以書法抵債。院藏的〈後赤壁賦〉書蹟，便是文徵明這檔風雅逸事的物證（圖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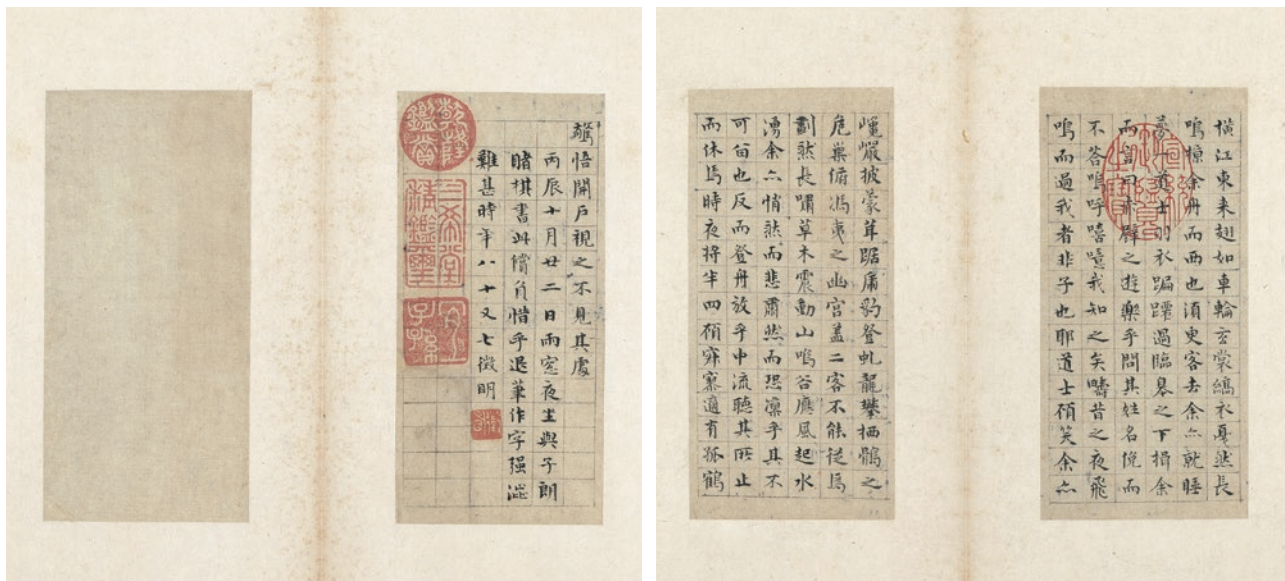


圖 10 明 文徵明 書後赤壁賦 顧大典畫 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225

僧侶神仙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圍棋不僅是一種文人技藝，也常被賦予宗教與哲學意涵。特別在佛教傳入中國後，圍棋與修行之間的關係歷經了一段曲折的演變，從最初被視為妨礙修道的雜戲，到後來成為悟道說法的利器，本單元即以相關圖像與文獻，呈現佛教對圍棋由排斥到接納的過程。

佛教初傳時，基於出家人應遠離世俗娛樂的觀念，在早期戒律中明確禁止僧眾下棋或觀棋。展品《大般涅槃經》即體現此一思想。此經為大乘佛教核心經典之一，主張「一切眾生皆可成佛」，並重視持戒修行。本件為明宣宗（1425-1435 在位）於 1430 年下令製作的重要版本，全套共 40 卷，本次選展第 11 卷的封面、扉畫與〈聖行品〉部分，明言出家人應避免從事或觀賞圍棋、鬥獸、投壺等諸娛樂，反映佛教早期對世俗遊戲的警戒態度（圖 11）。經文以泥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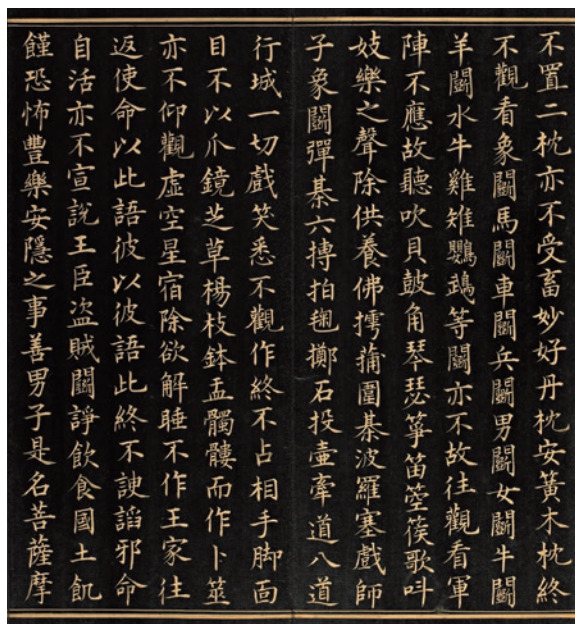


圖 11 《大般涅槃經》 卷 11 局部 聖行品七之一 明宣德五年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佛 000258

書寫於漆黑光亮的羊腦箋之上，極為珍貴。

然而，自魏晉南北朝以降，佛教逐漸與中土文化融合，對圍棋的態度亦逐步轉變。圍棋開始被某些僧人視為修身養性的手段，甚至成



為悟禪說法的載體。歷代文獻中不乏高僧棋士之名，留下詩文唱和、逸事軼聞。圍棋成為他們修道、交友乃至弘法的媒介，漸由禁忌之物轉變為修道之助。

元代僧人良琦（約十四世紀下半）的信札，正可視為「棋悟禪心」的具體實例（圖 12）。此信為僧人良琦移居嘉興後，於 1360 年秋天寫給蘇州二位禪林舊友的詩。詩中將故友比喻成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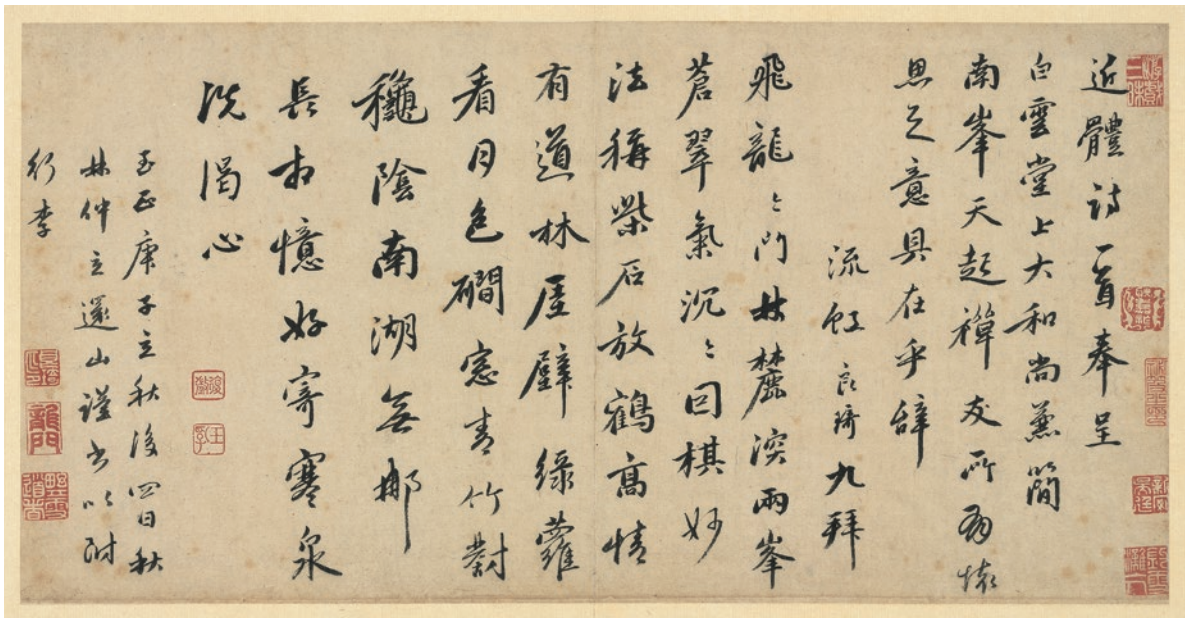


圖 12 元 良琦 書七言律詩 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257 重要古物



圖 13 清 漁樵耕讀畫冊(二) 冊 柯山觀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3607

圍棋有淵源之名僧「柴石」與「道林」，並寄託濃厚思鄉情懷。「柴石」乃北宋高僧浮山法遠（991-1067），他精於圍棋，並以棋理闡述佛法，開創「因棋說法」之風；「道林」則指東晉高僧支遁（314-366），他給予圍棋「手談」的雅號，是佛門首位公開稱揚圍棋的高僧。此信札書風承

自趙孟頫（1254-1322），不追求工整雕琢，而以輕鬆自由的筆意展現內心世界，頗具禪趣。文字與書法共同營造出一種與世無爭、以棋悟道的修行氛圍。

透過這些展品，我們不僅看見佛教對圍棋態度的變遷，也突顯圍棋在修行與弘法中的多

重角色。它既是心性的試煉場，也是與友參禪論道的媒介，更是宗教與文化交融的重要證據。這些展件，說明了圍棋不僅關乎勝負，更關乎人生智慧與心靈修為。

若說佛教以棋為內修的工具、禪悟的契機，那麼在道教與仙道傳說中，圍棋則進一步被昇華為超凡脫俗、通神達道的媒介。自東晉以來，圍棋與神異傳說密切結合，成為連結人界與仙界的重要通道。這些借棋悟道、化凡為仙的故事，也以圖像的形式，出現在隱逸生活、宮廷祝壽、風景紀遊等多重文化情境中。

圍棋的別稱「爛柯」，正是圍棋與神仙文化交會的經典象徵，其典故源自六朝志怪小說《述異記》。故事講述晉代樵夫王質入山採樵，偶見兩位仙童對弈，被棋局深深吸引，駐足觀戰。未料人間早已過去數十年，等他回過神來，

手中斧柄早已朽爛，熟悉的人事全非。這則故事不僅成為圍棋異名「爛柯」的由來，也象徵棋局超越時空的玄妙境界。本次展出的《漁樵耕讀畫冊》，即收錄「柯山觀奕」一開，由清代詞臣畫家所繪，描繪歷代漁夫、樵夫與農人等隱者形象，寓含對山林隱逸生活的嚮往與歌頌（圖 13）。畫冊末幅所題詩文署名「綿寧」，即為道光皇帝（1820-1850 在位）尚未即位前的御筆，顯見清宮對於神仙逸事與隱士風範的重視，也為此則仙弈故事增添一層皇室詮釋與文化意義。

仙弈場景不僅精彩得讓凡夫忘卻時間，更讓俗子生起修道之志。唐代筆記小說《酉陽雜俎》所載晉代樵夫蓬球的故事，便生動展現凡人因觀棋而起念求仙的契機。據說西晉年間（265-316），蓬球因循異香入山，誤入仙境，見



圖 14 清 群仙圖（二） 冊 蓬球伐木遇仙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3612



圖 15-1 清 董邦達 墨妙珠林(巳) 冊 奕棋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3642

玉樹下四位女仙對弈，棋局引人入勝，使他心嚮往之，遂立志修道成仙。此一故事被收錄於為乾隆皇帝壽辰所繪的清宮畫冊《群仙圖》中（圖 14），畫冊仿《列仙傳》體例，圖文並茂、裝幀華美，具濃厚賀壽與頌仙意涵。畫面採青綠設色與描金技法描繪玉樹仙境：一人乘鶴而來，一人登樓彈琴，仙女圍棋之間氣韻流轉、清麗脫俗，既是仙凡交會的奇景，也寓意圍棋可通靈悟道、引人步入非凡之境。

此外，圍棋的意象也深植於名山勝景之中，化為地景與棋局交融的永恆象徵。在乾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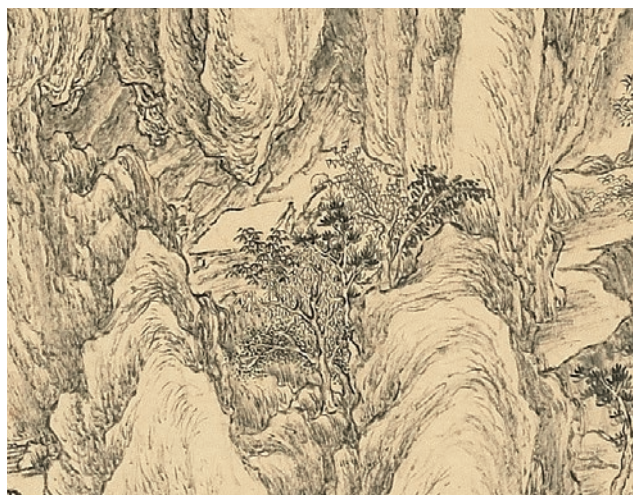


圖 15-2 清 董邦達 墨妙珠林(巳) 冊 奕棋巖 局部



圖 16 傳五代南唐 周文矩 荷亭奕鈞仕女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777

初年製作的大型宮廷畫冊《墨妙珠林》中，「巳」冊由清代名臣畫家董邦達（1699-1769）於 1746 年繪製，主題為江西龍虎山二十四巖景之一的「弈棋巖」（圖 15-1、15-2）。此巖因其形貌如仙人對弈而得名，畫中可見層巒疊嶂間，一方棋局悄然嵌於山石之中。董氏筆法細膩，將天地萬象化為靜謐無聲的棋境，仿若世事停滯、勝負已忘，映射修道者以棋養性、遠離塵囂的理想追求。畫面左側另有書法家稽璜所題題識，補述巖名與相關傳說，進一步強化畫作的神仙意蘊與文化深度。

透過本單元展品，我們得以一窺古人如何以棋寄道、以局寫仙，讓一盤棋不僅超越勝負，更化為修身悟道、通往神仙世界的象徵路徑。棋盤之上，不只是策略博弈，更是塵世與仙界之間的靈性對話。

仕女嬰童

圍棋的世界不僅屬於帝王將相與文人高士，也曾靜靜地綻放於深宮閨房與孩童遊戲之中。傳統觀念裡，博弈常被視為男子之事，古籍中也鮮少記錄女性棋手，僅有極少數人因侍奉帝王或戰勝國手而留名，讓人誤以為女子不擅棋藝。然而，詩詞與繪畫中處處可見後宮、閨閣與教坊女性或為取悅男性、或為修心自娛的弈棋身影。在這些繪有宮苑與仕女的畫作中，棋局不再只是智慧與策略的競技場，更成為展現風雅、身分與情思的場域。

〈荷亭奕鈞仕女圖〉軸，便是這麼一幅描繪名媛淑女消暑雅事的作品（圖 16）。這幅畫對建築、衣著、器具細節刻畫入微，頗耐細觀，舊傳為五代仕女畫家周文矩所作，實為十七世紀左右所繪。畫中描繪一群穿著輕薄單衫的婦



圖 17 明 仇英 漢宮春曉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038 國寶

女在池畔揮扇賞荷、倚欄垂釣、憑几下棋的閒雅夏日生活。棋盤上棋子的佈排符合棋路，以棋籬蓋收納提子的細節，也貼近真實對弈情境，展現畫家對圍棋文化的熟悉與觀察。提供了珍貴的古代圍棋視覺資料，也呈現過去女性對圍棋文化的參與。

女性下棋的場景，在本次展出的〈漢宮春曉〉系列長卷中，也屢見不鮮。〈漢宮春曉〉是仇英（約 1494-552）的仕女畫代表作，為明清畫家競相臨仿的經典，亦為院藏同類題材之最（圖 17）。此處，身為「明四大家」之一的仇英，用工緻風雅的畫風，描繪古代嬪妃於春日早晨在後宮廊苑中行樂的景象。畫中佳麗除進行賞花、

鬥草、舞樂等休閒娛樂，也從事梳妝、刺繡、育嬰等女性活動，並參與琴棋書畫與鑑賞古玩等文人雅事，呼應唐代（618-907）宮詞中對後宮生活的細膩描寫。

至清代（1644-1912），乾隆皇帝更多次命宮廷畫師以〈漢宮春曉〉為題進行創作。相較於仇英注重表現仕女活動，清院本融入清宮建築、器物與各式活動，尺幅更綿長、設色更豔麗、視角更高遠，展現宮苑建築的富麗堂皇以及鹵簿儀仗的莊嚴氣勢。然而，在綿延二十多公尺的鉅作中，與琴棋書畫相關的場景仍一再出現，顯示即使在強調宮廷威儀的構圖下，棋藝依舊是後宮佳麗不可或缺的春日消遣（圖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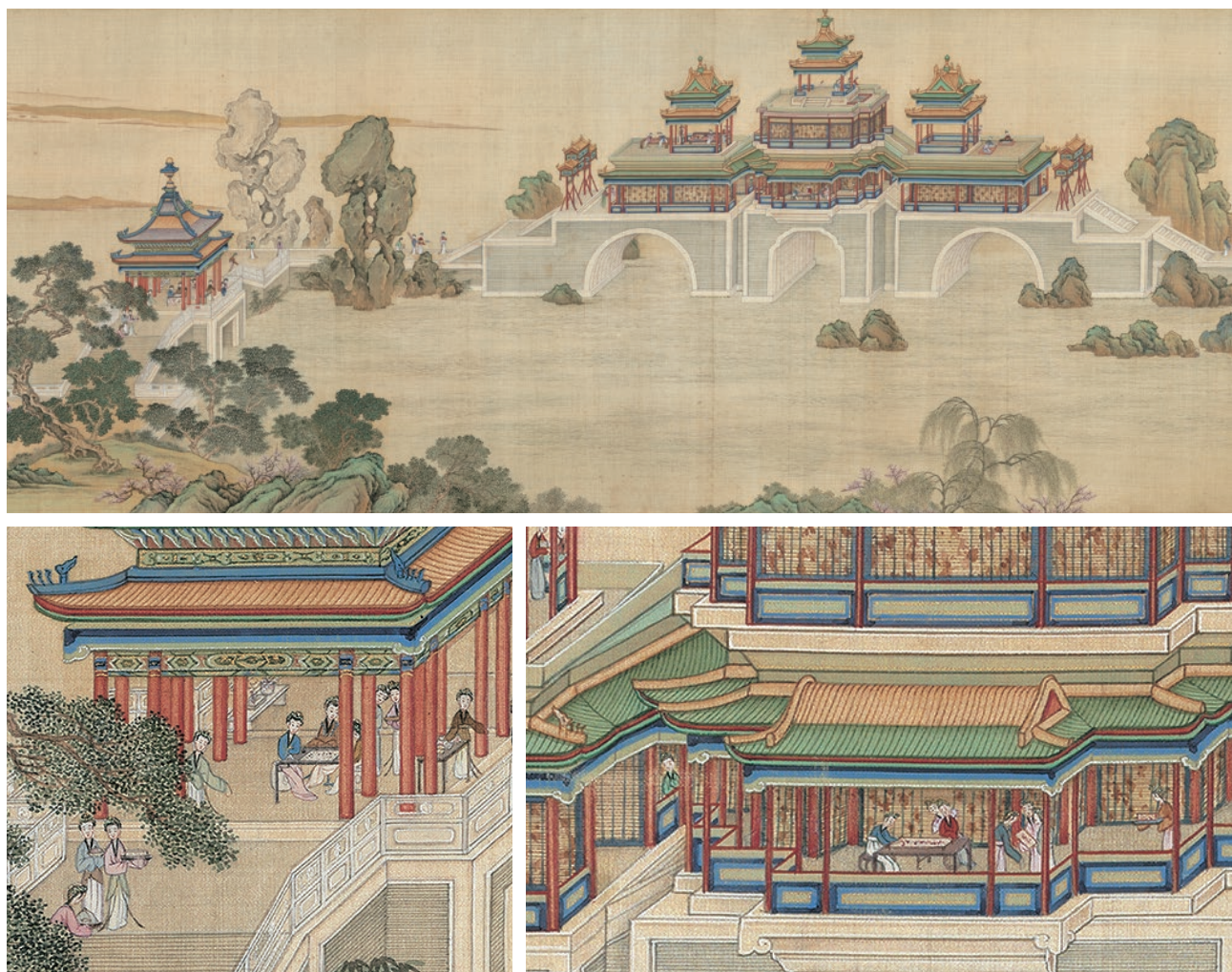


圖 18 清 院本 漢宮春曉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050

琴、棋、書、畫，被視為古代文人的基本修養，自唐代起並稱「四藝」，至宋代（960-1279）逐漸形成一套文人理想的修身標準。其中，「棋」應指圍棋，但圖像與詩詞中偶見象棋、彈棋等其他博戲；「書」本指書法，但圖像中常以讀書代之。四藝主題不僅見於繪畫，也廣泛應用於器物裝飾上，展現風雅之情。本次展覽中，可見四藝圖像或獨立呈現，或與其他題材結合，展現其在藝術中的變化與應用。從士人到神仙、

仕女到童子，各種角色皆可成為四藝的實踐者，反映出四藝作為理想教養的象徵。

古代幼童下棋的具名紀錄雖不多見於正史，卻在文學、繪畫與器物圖像中留下了若干反映兒童圍棋活動的生動記載。若說下棋是文人雅集中的必備活動、是閨閣仕女的重要消遣，那麼身邊服侍的僮僕，或被她們照料的嬰孩，對棋藝應也不陌生。在明代黃彪所繪〈九老圖〉卷中，畫家細膩描繪了唐代詩人白居易與劉真對弈

之場面，旁側一位黃衣小童歪頭觀棋，童趣盎然。〈荷亭奕釣仕女圖〉軸中，亦有藍衣童子立於棋桌旁，神情專注，似在偷學技法。除了卷軸畫外，明清時期（1368-1912）以嬰戲、百子為主題的工藝品中，也常見幼童圍棋的場景。嘉靖朝青花嬰戲圖大碗，便在碗心描繪兩名童子專注對弈的情景，與碗身其他追逐玩樂的童子形成一

靜一動的對比（圖 19）。另一件明末清初的剔紅百子圖漆盒，也在庭園湖石間熱鬧玩樂的幼童中，刻畫著從事琴棋書畫等靜態活動的小兒，展現四藝圖像的廣泛應用（圖 20）。

從仕女的嫻雅對弈，到幼童的初識棋趣，圍棋作為生活藝術的角色逐漸明朗——它不僅是帝王與文士運籌帷幄的象徵，更是「以藝養性、



圖 19 明 嘉靖 青花嬰戲圖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瓷 000560



圖 20 明末清初 剔紅嬰戲二層套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銅 000076

以棋啓智」的文化實踐，寄託了世代相承的文化理想。

結語

本展以「碁人弈事」為題，從帝王將相、文人雅士、僧侶神仙到仕女嬰童，呈現古人如何在圍棋中修身養性、抒懷論道，乃至參悟生死、追尋長生。透過書畫、文獻與器物等六十餘組展件，我們不僅看見圍棋在歷代社會階層

與文化場域中的多元面貌，也窺見它如何連結東亞休閒生活、思想信仰與美學理想。圍棋超越勝負之爭，成為觀人察世、寄情托志的重要文化符碼。古人以棋觀人、以棋養性，重在過程中的情感交流與對人生的省思。即使未必精於棋藝，我們仍可在一盤靜心對弈中，享受片刻寧靜，尋得一種從容處世的節奏。這或許正是圍棋留給現代人最深刻的啓示。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參考書目：

1. 王晶波，〈從敦煌寫本看《靈樞經》的源流演變〉，《敦煌學輯刊》，2014年4期，頁80-92。
 2. 史良昭，《博弈遊戲人生》，香港：商務印書館，1992。
 3. 朱銘源，〈與明皇對弈的棋士〉，收入《中國圍棋史話》，臺北：中央日報社，1980。
 4. 何雲波，《弈境——圍棋與中國文藝精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5. 李霖燦，〈明皇棋會圖〉，《中國名畫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
 6. 李玉珉、何炎泉、邱士華編，〈明董其昌紀遊畫冊〉，收入《妙合神離——董其昌書畫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
 7. 林莉娜主編，《文人雅士——明人十八學士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
 8. 邱士華，〈明黃彪畫九老圖卷〉，收入林麗江、邱士華、賴毓芝編，《偽好物——16至18世紀蘇州片及其影響》，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8。
 9. 姜明翀，《中國古代圍棋藝文研究》（上、下），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
 10. 秦曉磊，〈清宮春曉：乾隆朝畫院中的《漢宮春曉圖》〉，《故宮學術季刊》，31卷2期，2013年冬季，頁37-100。
 11. 張如安，《中國圍棋史》，北京：團結出版社，1998。
 12. 張華芝，〈院藏巨幅畫冊——墨妙珠林（上）〉，《故宮文物月刊》，316期，2009年7月，頁56-69。
 13. 楊泰雄，《無心：圍棋與佛教》，新北：集寧坊出版社，2018。
 14. 許文美，〈宮中行樂——仇英〈漢宮春曉〉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6卷1期，2019年秋季，頁37-114。
 15. 談晟廣，〈一件偽作何以改變歷史——從《蓬萊仙奕圖》看明朝中後期江南文人的道教信仰〉，《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8年3期，頁105-129。
 16. 蓋國梁等編整理，《圍棋古譜大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7. 劉善承主編，《中國圍棋》，成都：蜀蓉棋藝出版社，1985。
 18. Frankel, Edith and Joel Frankel. *Games People Play: Ancient Pastimes of Asia*. New York: E. & J. Frankel Ltd. 1999.
 19. Guo, Li, Douglas Eyman and Hongmei Sun, eds. *Games and Play in Chinese and Sinophone Cultur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4.
 20. Mackenzie, Colin and Irving Finkel, eds. *Asian Games: The Art of the Contest*. New York: Asia Society, 2004.
-

身體展演

Body
on
Display

從歷史圖像看身體之謎

Exploring the Mystery of the Body
through Historical Images

第一檔展期
First Period

2025
03.13-06.08

陳列室 Gallery 104

國立故宮博物院 100⁺ 院慶
THE 100⁺ ANNIVERSARY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第二檔展期
Second Period

2025
06.13-08.31

